

【国外马克思主义】

21世纪美国左翼学者对监视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

符 豪

【摘要】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强国在汲取信息时代发展“红利”的同时,也不断通过多种手段对世界实行严密监视,监视资本主义理论日渐成为全球学界关注热点。扎根于“帝国中心”的美国左翼学者作为最早一批对监视资本主义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的群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批判视角阐释监视资本主义的本质内涵、内在特征和运行方式,科学分析了监视资本主义作为新帝国主义在信息时代的统治样态,如何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扶持下发挥其隐蔽性和工具性,为保护资本主义国家安全和促进新自由主义商业繁荣不辍运转,揭示了监视资本主义对社会公平与民主政治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

【关键词】监视资本主义;美国左翼学者;新帝国主义

【作者简介】符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20.5.135~140

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这一理论概念最先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肖沙娜·朱伯夫提出和使用。朱伯夫自2013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述这一资本主义衍生的最新社会样态,2019年发表了《监视资本主义时代》。在这本论著中,朱伯夫阐释到,监视公司将通过监视手段获得的数据信息作为免费“原料”,转换为行为数据,进而获取“行为盈余”,再将行为盈余通过算法计算得出指向用户行为和喜好预期的“预期产品”,最后将预期产品在“行为期货市场”进行出售,整个过程构成了监视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监视企业收集行为数据、制作预期产品,广告商购买预期产品、投放特定用户,用户成为数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步入被量身打造消费“陷阱”中,形成完整的商业闭环。然而随着监视资本主义的演进,其范畴已超越经济领域。朱伯夫将监视资本主义描述为:(1)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主张以人类经验作为免费原材料用于隐秘的商业剥削、预测和销售行为;(2)一种寄生式经济逻辑,在这种逻辑中,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从属于一种新的、全球化的行为修正架构;(3)资本主义

的野蛮变种,以财富、知识和权力的集中为标志,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4)监视型经济的基本框架;(5)在21世纪对人类的威胁如同19-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威胁一样;(6)一种新型工具主义力量的本源,主张对社会的绝对统治,对市场民主发起惊人挑战;(7)一场运动,旨在以完全的确定性为基础,创建新的集体秩序;(8)对关键人权的剥夺,一场自上而下的政变,意图推翻人民主权。^①朱伯夫认为监视资本主义掀起了社会对“世袭资本主义”^②及“剥夺性积累”^③的深层恐惧,对每个民众都至关重要的隐私和信息资源成为垄断资本可以肆意掠夺并无偿占有、反复利用的低成本生产资料,活生生的人被用作企业的敛财工具与生产资料,这掩饰了比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血腥和暴力的“人对人的剥削”。此外,监视资本主义构建了网络和信息世界中知识、权力、财富和技术无可匹敌的“利维坦”,并从虚拟世界向现实世界转移,真切地影响和改变着每个人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控制和异化着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和民主秩序,侵蚀与破坏当下的社会基础和文明进程,从工具主义向极权主义回归,远远

超出市场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和历史范畴,具有以资本推翻人民主权、走向民主解构的危险趋势。

一、新帝国主义在信息时代的统治样态

美国著名左翼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指出,当今时代左翼普遍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新帝国主义阶段,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帝国主义在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不足为奇,其如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具有不断变化的特征,或多或少地定义着新的时代。^④美国左翼学者的研究表明,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数字技术成为了新帝国主义用来维护自身霸权统治的最新手段,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与垄断金融资本合作、实行全球监视网络的霸权行为促成了当代资本主义新样态——监视资本主义走上历史舞台^⑤,后者也逐渐成为新帝国主义在信息时代巩固全球霸权、强化金融垄断、打击竞争对手、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成为推进帝国主义政治议程的关键环节。

第一,监视资本主义是新帝国主义为了维持自身的资本统治,广泛动用数字信息技术,以国家安全为由全面攫取各种数据、信息和情报,通过政治计划、军事扶持、金融合作等多种手段创建的全球监视体系和监控模式,其诞生和发展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色彩,不断推动和满足新帝国主义的金融垄断和政治霸权需求,成为美式霸权在信息时代的幕后技术支持。美国左翼学者通过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深刻分析,指出监视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与新帝国主义的发展需求存在密切关联,其作为新技术手段的优势地位成为新帝国主义扩张“版图”的有力工具,在信息时代受到列强的扶持和庇护,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性质。首先,监视资本主义的产生迎合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增强同盟军事力量、加强阵营政治管控、掌控全球情报网络的霸权需要,是新帝国主义通过政治驱动、军事挂帅、科技运作而制造的“无形武器”,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印记。二战后的美国既延续了帝国主义的传统特征,又以新的垄断和霸权形式为新帝国主义“开疆扩土”,哈里·马格多夫指出,虽然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

复杂的,结构上是多变的,但在美式帝国霸权中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战略目标之间存在“根本一致性”,即以新帝国主义统治世界。^⑥福斯特、麦克切斯尼和雅莎·莱文等学者沿袭马格多夫的理论,指出二战后美国以冷战思维为指导、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着力打造军工复合体和“战争国家”战略,强调军事与民用科学家、工程师、大学等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是监视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⑦他们同时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使用早期的雏形互联网系统作为监控公众的一部分手段”^⑧。其次,美国霸权在二战后的崛起构成了跨国金融垄断的新帝国主义格局,美元霸权的不断发展、商品和资本输出的巨大需要、国际金融网络构建的迫切需求使互联网这一高度交互、便捷交流的科技手段受到青睐,使得监视资本主义在信息时代日渐成为新帝国主义隐蔽干预世界的必备系统。列宁精辟指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其金融垄断阶级在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的同时,更以国际垄断同盟瓜分世界的领土和资源,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垄断和控制。^⑨美国左翼学者认为,列宁描述的帝国主义在美国的结构演进与垄断资本的发展密切相关,军事跨国公司和金融垄断财团在国家事务上占据优先地位,使政府不断需求更为高效和尖端的手段来整合垄断资源,刺激了监视资本主义的推广。^⑩二战后美国雄踞全球制造业首位,大量产品和资金亟须对世界输出,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使经济金融化成为吸纳财富的主要机制,从此金融垄断业接过军工部门的“接力棒”,成为高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的新“金主”,金融机构通过监视企业收集、售卖数据信息,助推高科技IT产业蓬勃发展,不仅使数字经济成为金融垄断部门新的利润来源,更推动世界步入信息时代,新帝国主义再次定义了时代格局。至此,由新帝国主义政治和军事牵头、金融垄断部门介入、网络信息技术贯穿期间的监视资本主义已经架构成熟,成为信息时代引领全球资本主义前进的最新样态。

第二,监视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在信息时代

维护和巩固新帝国主义全球霸权,运用不对等的科技优势践踏国际关系交往准则,在监控与诱导中宣扬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类文明的当前和未来施以全面掌控,以推陈出新的技术手段扩张新帝国主义全球版图。监视资本主义孕育于新帝国主义架构下,其独特性在于对信息时代的深刻理解,以最尖端的数字技术“兵不血刃”地掌控世界是监视资本主义对新帝国主义的最高意义。首先,帝国主义瓜分世界领土的传统思维在监视资本主义时期已经转变为对信息和情报等虚拟数据的全面争夺和掌控,为此新帝国主义不惜破坏国际秩序和基本准则,以图在数据领域掌握一切,这是信息时代新帝国主义巩固自身全球霸权的必然途径。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监视议程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深入,范围也从国内监视逐渐扩展到全球监控,监视资本主义的触角越伸越远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越南战争时期对国内民权运动和反战示威展开秘密监控,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牵头创建运作至今的“五眼”全球监视体系,再到布什和奥巴马时期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国内重点人物甚至外国政要实施监视,监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沿袭着新帝国主义的单边和右翼特色,唯一的变化就是监视手段越发先进和深入。^①其次,监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侧重在于塑造和宣传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多种新型手段传播帝国主义文化和价值观,打压进步的、自由的、民主的政治表达,为新帝国主义全球统治塑造“大一统”的美式帝国思维,以无孔不入的高新技术控制世界人民的精神世界。21世纪以来,监视资本主义的渗透侧重从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逐渐向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倾斜,不断观察和带动日渐抬头的右翼民粹主义风潮,成为新帝国主义煽动民意、巩固统治的新型方式。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认为新帝国主义的监视体系有两大要求:一是通过广泛的宣传造势,使帝国本身看起来既“良善”又“民主”,不仅具备“美国色彩”,又兼顾完全的合法性;二是制造社会的去政治化,对公众隐瞒政治行为和军事行动,模糊大众对战争和掠夺的认知。^②二者的密切配合需要监视

网络不断引导政治风潮,在将帝国主义粉饰为“救世主”的同时,不断攻击、瓦解、丑化政治对手和对立意识形态,逐渐将世界同化为美式帝国主义模式,并依靠监视资本主义传承这一重要政治任务。同时,高速发展的社交网络不断宣传庸俗化、娱乐化、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腐朽价值观,通过监视发掘民众内心欲望,将人们“自愿”地推向新帝国主义的统治陷阱。监视资本主义对民众思想的筛选和控制摧毁了信息时代本应由互联网引领的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话语议程平台体系,转而把新帝国主义的残酷现实映射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把网络世界转化为帝国的“殖民地”和“自留地”。

二、权力与资本导向下监视资本主义的隐蔽性和工具性

无论是军工复合体对监视网络的战略需要,还是金融垄断财团对监视数据的利益需求,新帝国主义始终以权力和资本的“联合体”形式塑造和助推监视资本主义发展。在政治权力和垄断资本的合力作用下,高新技术产业得以蓬勃发展,美国等国的监视技术和监控手段不断升级,监视资本主义成为依附于帝国主义权力和资本的隐秘工具体系,因而在权力与资本的合力导向下被赋予隐蔽性和工具性的二重特征。权力—资本的“监视综合体”既保护了垄断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益,形成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又联合引导着监视资本主义向不断维护垄断阶级利益的方向靠拢。高新技术产业在政权和资本的扶持下飞速发展,成为引领世界的科技力量,同时更加隐蔽和高端的监控手段也保证监视资本主义在长久的时间内成为新帝国主义的前沿战略工具。

第一,政治权力和金融资本在监视资本主义体系下既拥有不同领域的集团职能,又代表根本一致的垄断阶级利益诉求,因此二者在整个监视体系的构建中属于相互扶持、一致对外的同盟关系,这造就了监视资本主义体系下权力和资本共存的重要特征,离开权力或资本,监视资本主义将无法运转。比阿特丽斯·爱德华兹指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监视

综合体正在巩固。曾经是机密但非正式的合作,现在正在寻求将其特殊关系合法化。”^⑩美国左翼学者通过理论分析,阐释了权力与资本在监视资本主义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阐明监视资本主义的权力和资本导向性。首先,权力和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存在根本的利益一致性,共同维护着以金融垄断阶级为主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诉求,因此他们在监视资本主义体系下可以摒弃分歧、一致对外,对威胁新帝国主义全球统治的一切对象实施严密监控。列宁明确指出:“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⑪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权力和资本存在共生共存的相互关系,基本上是大资产阶级之间的“钱权游戏”——金融垄断资本对金钱政治的扶持满足了帝国权力的经济需求,而政治权力对特定经济体的政策反哺也可以推动关键产业的高速发展。垄断资本与政治权力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方向一致、同仇敌忾的特点,对于巩固和推进监视资本主义的全球进程具有关键作用。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指出,权力和资本的合作关系在监视资本主义中存在互动性:在监视资本主义初期,军事和政治计划主导的监视议程经常涉足商业领域,如“五眼”梯队系统对商业和民用信息的攫取、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空客公司的情报窃取等;而在金融增长和互联网泡沫时期,垄断实体企业乐意与国家武装部队在军事、情报和警察职能方面展开合作,推动“国家安全水准”提升。^⑫资本和权力在监视领域的互相扶持、相互支撑体现了监视资本主义受垄断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内在特征。其次,新帝国主义的权力和资本共同构建了监视资本主义的主体框架,这彰显了权力与资本对监视体系的根本影响。新帝国主义的权力和资本在共同扶植和创建监视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也抓住了其发展“命门”,即监视资本主义无法脱离两者独立存在,这使得真正自由、进

步、民主的、包括左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议程在高新技术领域无法实现,触及垄断阶级利益的反监视行为将遭到当局“围剿”。美国左翼学者集中探讨了“棱镜门”事件对监视资本主义的映射:一方面,这激发了民众对监视行为的反抗斗争,“匿名者”和维基解密等持不同政见的个人和集体已经行动起来;另一方面,以美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系联合“军事—金融—数字复合体”已经开始打击异议人士,阿桑奇和斯诺登的下场使美国民众深感不安。垄断阶级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不惜监视人民、打击异己的行径揭示了监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危险性,揭示了其与资本和权力深度绑定的深层特性。

第二,监视资本主义满足了新帝国主义在信息时代获取权力和资本特殊利益所需要的数字技术和空间网络体系,既体现了高科技监视手段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工具性,也保证了垄断阶级在当代最大限度攫取政治和经济收益的隐秘性,工具性和隐蔽性是监视资本主义获取权力和资本青睐的关键特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以来,帝国主义传统的粗暴政治干预和野蛮资本介入越来越难以获得预期效果,因此在信息时代新帝国主义一直在寻找既可以高效稳定获取权力和资本收益、又能避免引起巨大国际冲突和社会争议的新型统治手段,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监视网络系统由此进入垄断阶级的视野。首先,监视资本主义背后蕴含的高新数字技术革新是新帝国主义权力和资本扩张自身政治版图和金融资源十分看重的技术手段,领先的网络信息技术可以帮助垄断阶级迅速扩大政治和经济优势。监视资本主义依靠互联网和数字信息技术的良好工具性表现,不仅促进整个IT行业的商业化发展,使投机广告商和金融机构收益满满,更扩大了五角大楼的全球监视网络,为美国的霸权决策提供海量数据参考,成为权力和资本幕后的助推者。其次,以数字信息技术实施网络和通信监视行为、利用科技“剪刀差”获取有效信息的做法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秘密性。相比其他数据窃取手段,其成本低、收益高、易包装,是避免法律纠纷和社会争议的极佳选

择,因此成为资本和权力青睐的监视体系。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对集权式的高压监视行为抱有天然的憎恶与反感,监视资本主义的出现使监视行为趋于无形并融入民众生活,极大降低了监视体系的执行难度。阿尔弗雷德·麦考伊指出,在20世纪初,监视既费财力又费人力,安装监听设备需要秘密潜入,风险极大;而如今美国国家安全局仅需通过百余次网络监视探查就能监控全世界的政要活动,监视隐蔽性和安全性大大提高。^⑩监视资本主义数字化和网络化的监控体系在静默中完成了垄断利益集团长久以来渴望的监视模式,其隐蔽性和工具性因此在信息时代成为权力和资本赋予的鲜明特征。

三、安保国家和商业帝国的数字化展现

监视资本主义担负新帝国主义政治权力和金融资本的双重使命,因此遵循着两个重要的运行原则,即推进资本主义安保国家战略和扩大新自由主义商业帝国版图。这两大运行原则在监视资本主义中以数字化的力量呈现,在展现超越传统体制的惊人力量的同时,也在本质上牺牲了人民的利益。学者指出,监视资本主义在运行过程中对当代政治生活施加了巨大科技影响,这不仅改变了国家机器对民主社会的管控方式,更使互联网经济成为信息时代拉动资本腾飞的头号引擎;但与之对应的是监视资本主义超越传统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监视网络对公民权益和个人隐私的严重侵害以及对自由民主和社会公平的无情践踏,揭示了监视资本主义只为“顶层”阶级服务的鲜明反人民性。

第一,监视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新帝国主义政治权力的强烈驱动,保卫帝国国家安全成为其运行的首要宗旨,这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成为监视资本主义运行的重要主体,执行安保国家战略成为监视资本主义运行的重要原则。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数量庞大的垄断阶层在追求瓜分世界的同时,更加重视保护帝国主义大本营不受侵犯,因为保护帝国本身就是捍卫了帝国主义,就是捍卫了垄断金融资本家的巨额利益,这使“保护国家安全”成为美国不断推进监视进程、构建监视网络的“合理”

动因和官方说辞。尤其是在“9·11”事件后,反恐政策与互联网技术一拍即合,美国以国内安保为名不断增强信息数据的控制强度,持续推进监视进程的合法化、常态化、数字化,以无孔不入的监视体系“补充”国家机器的职权范围,构成了监视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社会管理层面的鲜明运行模式。监视资本主义实现了在政治上的合法化,将战争法与刑法合并,以行政命令扩充国家机器的执法范围,把监视手段纳入职能部门的常规治理方法,以上层建筑的改革推动监视资本主义更好地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作为始终标榜三权分立和民主自由的美国来说,监视行为一直难以成为可见光的治理手段,直到“9·11”事件意外爆发。“9·11”事件成为监视资本主义全面展开的重要契机,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着手构建“超级秘密监控”项目,官方文件中命名为“总统的监控项目”,目的是“收集所有信息”。^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反恐为契机开始将战争概念引入刑法中,逐渐将刑法与战争法相结合,使资本主义对公民进行大规模间谍活动的做法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常规操作”。^⑫随着法国等国家加入制定监控法案的国家行列,监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已经得到资本主义强权的确认,这对推动整个监视体系的快速和广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政治权力对监视资本主义的扶持有效推动了数字军事化国家建设,这不仅使监视网络在安保国家构建中获得了更为重要的比重和话语权,也为监视资本主义的整体运行扫清障碍,国内的政治监视活动得以畅通无阻,政治平等和公民权利受到严重侵害。

第二,随着互联网和数字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IT领域成为金融资本最为青睐的投资热点。其与监视技术“同宗同源”的高新科技背景使垄断资本对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支援获得了一箭双雕的效果——既推动了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赚取了巨额财富,又将互联网巨头培养为运行监视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体,运用成熟的监视体系推动新自由主义商业繁荣成为监视资本主义运行的另一重要原则。监视资本主义既具备明显的资本驱动性,又具有高新技术手

段的工具性,因此当巨量资本与IT企业结合时,监视资本主义仿佛如鱼得水,在资本和工具层面都得到巨大提升,产生了极具效率的商业运行模式。金融垄断资本对互联网和数字产业的大量投入催生了互联网领域的垄断巨头诞生,这些垄断IT企业不断以资金和技术反哺监视科技,制造出更为先进和完善的监视体系,为政治权力和金融资本创造收益,强化了监视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进入信息时代,垄断产业由传统金融业转向互联网科技企业,互联网经济成为新的财富增长点和聚集点,垄断巨头的产生为推动监视技术发展提供了动力。福斯特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信息革命导致了互联网用户的飞速增长和互联网产业的急速商业化,金融资本的介入制造了历史上罕见的合并浪潮,巨大的垄断权力在高科技领域不断生成。^⑩正如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帝国主义一样,这些科技巨头开始利用技术标准、专利法律和准入壁垒保护自身在市场的“帝国”地位,同时与政治权力寻求合作,在资本和权力的共同授意下成为监视资本主义在商业领域的运行执行者,能够以源源不断的监视数据“回报”资本和权力的信任。

注释:

① Shoshana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Public Affairs, 2019, p.vi.

②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lknap Press, 2014, pp.154, 173, 237.

③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45-152.

④ John B. Foster, "The New Imperialism of Globalized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An Introduction," *Monthly Review*, Vol.67, No.3, 2015.

⑤ [美]福斯特、麦克切斯尼:《监控式资本主义:垄断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和数字时代》,刘顺、胡涵锦译,载《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⑥ 转引自 John B. Foster, "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Vol.71, No.3, 2019.

⑦ John B.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and the Distal Age," *Monthly Review*, Vol.66, No.3, 2014; [加]莫斯可:《监视资本主义下的互联网发展史》,刘佳平译,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10期。

⑧ [美]福斯特、麦克切斯尼:《监控式资本主义:垄断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和数字时代》,载《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⑨ 参见《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2卷第650-651页。

⑩ John B. Foster, "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Vol.71, No.3, 2019; Harry Magdoff, *Globalization: To What End?*,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2, pp.17-25.

⑪ Alfred W. McCoy, "Surveillance and Scandal: Weapons in an Emerging Array for U.S. Global Power," *Monthly Review*, Vol.66, No.3, 2014.

⑫ John B.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and the Digital Age," *Monthly Review*, Vol.66, No.3, 2014.

⑬ Beatrice Edwards, "The Zombie Bill: The Corporate Security Campaign That Would Not Die," *Monthly Review*, Vol.66, No.3, 2014.

⑭ 《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2卷第639页。

⑮ 参见[美]福斯特、麦克切斯尼:《监控式资本主义:垄断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和数字时代》,载《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⑯ Alfred W. McCoy, "Surveillance and Scandal: Weapons in an Emerging Array for U.S. Global Power," *Monthly Review*, Vol.66, No.3, 2014.

⑰ [美]福斯特、麦克切斯尼:《监控式资本主义:垄断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和数字时代》,载《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⑱ Jean-Claude Paye, "Merging the Law of War with Criminal Law: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Monthly Review*, Vol.66, No.3, 2014.

⑲ [美]福斯特、麦克切斯尼:《监控式资本主义:垄断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和数字时代》,载《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